

忆林

语词笔记

夜航

| 阿欣文 |

正是傍晚时分，昆山最古老的淞江码头人声嘈杂，车流如织。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阵雨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鱼腥味和瓜果的腐烂味。

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夏天，反正我当时很年轻；但需要声明的是，一直以来我对时间和数字不敏感，是上小学时没少挨老师揪耳朵的那种学生。

这次生意我们出师不利，西瓜刚刚运输到昆山，台风就接踵而至，连续几天风雨如晦，销量惨淡。

夏季西瓜容易腐烂。每天要往河里丢很多烂瓜（当时也没有环保意识），天不助我，三个人都默不作声，低头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一星期前我和癞痢、黑皮听说昆山那边西瓜价格好，适逢厂里形势不景气。我们商量后一拍即合，各自找了一个理由向车间请假一星期，偷偷租了一条运输船，从本地瓜农手里收购了一船西瓜，合伙贩运到昆山市。

现在看起来是白忙乎了几天，还差点把所有的积蓄都赔在了昆山，而台风也终于过去了。

半送半卖，抢时间处理了船里的最后几担西瓜，我们三个人决定连夜赶回嘉善，明天继续去收贩。根据气象预报，以后一段时间都是高温天气，时间就是金钱！

给挂机加满油，黑皮启动了机器。当柴油机的排气管“突突”地冒起了黑烟，我们迅速解缆启程。

岸上的汽车和人群渐渐往后退去。我独自蹲坐在船头，毫不理会船头上飞溅而来的浪花。从昆山到嘉善有一百多公里的水路。如果航行顺利，我们的运输船将在后半夜回到嘉善。

今夜不知何处是我家？如果继续留宿在船上，蚊咬虫叮很难受。倘若回家，要赶三里路的荒地。那里常年阴森森的。

让人犹豫不决，心有忌惮。

夜幕很快降临，半个月亮升上来显得特别的皎洁。

塘口岸畔，渔火点点。机船驶过，芦苇处水鸟被“扑扑扑”地惊起。

从昆山到嘉善沿途水系发达，河流纵横。张浦，周庄，千灯，商塌，震泽……

黑皮握着简陋的方向盘坐如磐石，夜幕中只有他的烟头一闪一闪。

黑皮平时寡言少语，这次生意受到挫折，他很少喜怒形于色，还真有大将风度。几十年后，他在我们当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，说明他是有底气的人。

船通过一个窄窄的水闸口。前方是白茫茫的一片河荡。

每个人都有一道窄门，无论你信神与否，命运之神向上或者向下，飞扬或者沉沦，它在前边会等着你引导你。

穿过这片风急浪高的水域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。驶了大约二十多分钟，柴油机“突突”的声音喘息了几下，忽然停了。挂浆船马上失控地飘离了航道。

我回到船尾问黑皮怎么回事。他说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。需要下到河里去处理。

在这片水域，这个黑夜下到水里去有一定危险性。但黑皮二话没说就脱了衣服下水了。我一阵感动，把一

把菜刀磨了磨递给他，让他小心，别割到手。折腾了好一会，黑皮终于把缠得如一团乱发的渔网割了。运输船绕了几个弯又回到了原来的航道。

我回到船舱，闻着满是汗臭味的衣服，想打个盹，又有蚊子不停地叮咬，于是决定今晚回家好好睡一觉。

我又回到船头。

寂静漆黑的江面，只有我们的一艘小船在颠簸行驶。偶尔，远处有几个灯火在移动，让人感觉像在梦里一样缥缈，一阵孤独感顿时袭来。浩瀚宇宙，人如蝼蚁。我辈生在农村一直为简单的生存苦苦挣扎，如这老旧的运输船在一片黑暗的水域里负重航行。前面会是什么，一切都是未知的。

月亮在一点点爬高，前面飘来一阵阵雾霾，我示意黑皮减速慢行，愈近目的地应愈是小心。又经过一座渔簰，果然有一条小木船在收渔网，对我们突然闯入骂骂咧咧，这是他的领地；我们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没回应他，小心翼翼离开。

经过锦溪镇、商塌镇，又穿过了无风三尺浪的淀山湖。我们进入汾湖，算是回到了嘉善境内。

我家住在红旗塘的南边。黑皮俩住在北边，隔了两个村庄。

船终于到了离我家最近的那个岸边，时间是子时。

我招呼了几句，从江边的一个船埠下船。一踏上河滩，我就心里发毛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眼前是一大片充满鬼魅之气的桑树林，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，两边是一个个乱坟头，小时候，我们采摘桑葚来过。

这里即使在太阳白晃晃的正午，也阴气很重，虽然，坟墓旁的桑葚一个个长得又红又大，我们几个小孩常常刚摘了一把，就一起争先恐后地惊慌逃跑。

我硬着头皮，穿着塑料拖鞋，蹑开脚下的一片片草丛。

江南水乡到了夏天虫多蛇多，雨后深夜，人迹罕至处毒蛇从洞穴爬出，伤人事件常有发生。我折了一根桑条作武器，一副生死由命地悲壮上路。

走着走着，除了脚步声，我没有听到一点声响。

没有虫鸣，没有风声，四周渐渐变得特别安静。

走到一片相对开阔的空地，静穆的月光之下，我忽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：七八只黄鼠狼站成一排，前爪做着弯腰作揖的动作，在向天上的月亮拜了一拜又一拜，嘴里还发出吱吱喳喳的声音。这是什么神宗密语，只有月亮知道。

我怕惊扰了这些“大仙”，连气也不敢出，屏着呼吸往后退去。

“打扰了。”

“得罪了。”

“愿尔等早日转世投胎，一个个都是绝色美女，成为台上的侯门公主。”

那天晚上回家途中，我记不清栽了多少跟头，连在水稻田里像泥人一样打转的经历，我都全忘了，后来还是黑皮告诉我的。

从此，我连看到一只猫咪从身旁溜过，都会肃然起敬。

找个时间，到山里走走

| 丁波文 |

人最好能有时间，与山常相处。

古代诗人爱称山为“空山”。山上有苍翠的树木，摇曳的花草，有清脆的鸟鸣，灵动的小动物，有潺潺的清泉，脉脉的流云……山怎么是“空”呢？可是诗人就是这么称呼着它：

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。

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

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迹。

一尊欲访罗浮客，落叶空山正掩门。

……

并不是山中空旷无物，而是诗人来到幽深的山林，山林里的一切，自然可以屏蔽俗世间的纷扰，让诗人内心廓然无一物，于是，山投射到他的内心，形成了人生审美的至高境界——空。

是的，山就是这样的一处所在。它沉稳，静默，是时间深处走来的智者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走近它的人。走进山里，选一处地方，静静地坐一坐，坐对一山青，就可以听懂山的语言，就可以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回音。

于是，周末，总要到山里走走。

江南的山并不高，但它也有一切山的特质。

就是这样的小山吧，循一条小径走进，走进山的腹地，眼睛里便只有葱茏的绿意了，尤其是下了两天雨之后。那绿呀，是闪闪发亮的绿，是山的眼眸。经不住她们盈盈的召唤，总要驻足啊。

这一天，竟然发现山路旁的杨梅树上，缀满了青青的梅子，娃娃一般，闪着绿色的眼波，一半害羞，一半淘气，躲藏在密叶之间。总是这样啊，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邂逅。那翠绿的草叶上、树叶上滚动着细亮圆润的晶莹，明晃晃地耀眼，倒更衬得叶的绿，是鲜绿呀。甚至叶尖尖上也会坠着圆润的水珠，悬空而透明，欲落不落，最是动人。透过晶莹的水珠看山中的世界，山林有了一份清透。山林透过晶莹的水珠看我，会是怎样的一个俗人？不敢多想

啊，只愿多采撷这样的清景，心里便涵住了这一份透明。

深呼吸，在山林里，那饱满的新鲜的氧气便吸进了身体，置换出淤积在肺部的俗气。再来一口，再一口，直到把五脏六腑中所有因世俗生活压迫后产生的戾气释放殆尽，直到每一个细胞都透出绿色的呼吸。这时候，人就可以飞起来了，轻盈地觉得心有无限大，大到无极限，大到空。

“啾啾”，天空中漏下一句鸟鸣，提醒了我。是啊，山中怎可缺少这样动人的乐音呢。有各种鸟，它们时而飞翔，时而立在枝头，时而就在我前面漫步、小憩，待我走近，又扑棱棱地飞走，在前面一点的地方等我。

这天，看到的是一种很小的鸟，翅膀一打开，张开一件暗黄的袍子，嗖地一下就飞远。叫声清脆短促，同伴之间说着鸟语，在山林中自由穿梭。真好，那山林的歌者，没有谁能唱出那样随性自由的歌。想学舌，却为人类蹩脚的发音哑然失笑了。承认吧，人类自身的局限，在自然面前，最好保持足够的谦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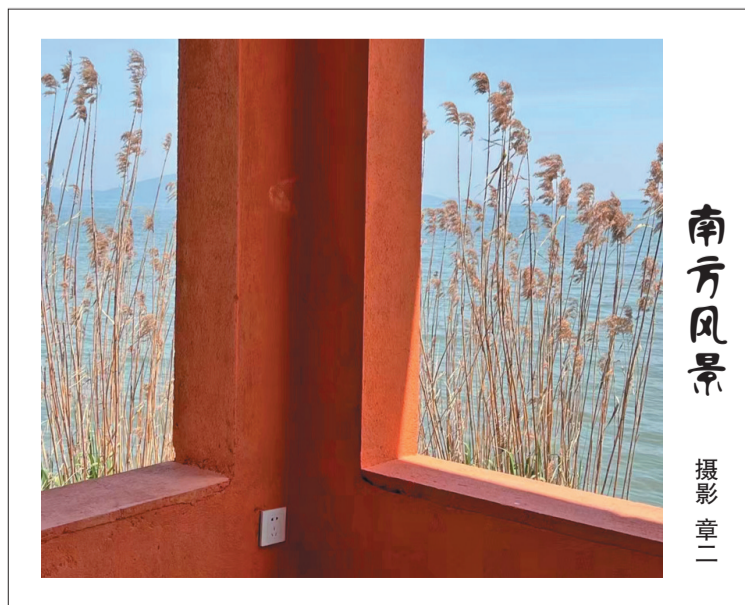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，到山里，又走了一遭。那是一个绝俗的世界。山用它的方式在说话，打开心灵，就能听懂它说的话。

一直喜欢李白的这句诗：“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。”是因为诗句中有座山，是因为人与山对看的深情厚谊。一座敬亭山，诗人在与它的对视中，获得了诗情。一句“相看两不厌”包蕴了太丰富的意味。

倒不一定要敬亭山，只要是山，相看两不厌，多美的画面。

于是，坐对一青山，我看山，山看我。我知道山，山知道我。山知道山，我知道我。把心灵打开，映山的容颜在心上，和山对话，涤荡喧嚣俗世留在心上的印迹，只留苍翠，只留宁静，只留平和——只留下“空”。

找个时间，去山里走走，找一处坐下来，面对一青山，把心灵放开，让那个绝俗的世界走进来。



南方风景

摄影 章一